



与苏马荡相邻的“重庆凉都” 鸿凤山传奇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马林

少年时的我，常常在老家后面的鸿凤山上放牧。每当坐在山梁上，背诵刘禹锡《陋室铭》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时，双眼久久凝视着鸿凤山，总想对这座山的起源一探究竟。如果说“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每个人心中的哲学问题；那么，用文字记录与鸿凤山相关的故事，就成了我珍藏在心底的夙愿。

得名传说

大巴山脉，西接秦岭、东连巫峡，雄奇险峻，天下知名。造物主不忘在七曜山身旁，给万州安排了一座距离天空更近的鸿凤山，它海拔近1500米，平地突兀而起，山势雄伟险峻，风景秀丽。这里与湖北苏马荡相邻，有“重庆凉都”之称。关于这座山的名字来源，目前没有确切典籍可考。相传古时候有个官员来此消暑纳凉，远看山形酷似展翅高飞的凤凰，遂取名“鸿凤山”，山名经祖辈口口相传，沿用至今。

此外，鸿凤山还有段美丽的神话传说，来佐证其命名渊源。一只金凤，落户胸忍县一隅，寻得梧桐树，衔枝筑巢，演绎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金凤看当地农民年复一年早出晚归，辛勤劳作，却难有丰收，遂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飞到数十里外的“船头寨”，将地主家的稻谷种子衔回，播撒在田间地头，当地居民因此仓廩丰实，安居乐业。最后，地主发现了这只劫富济贫的金凤，立即派人手持斧头，循迹追杀。穷追不舍之际，金凤突然消失不见，幻化成一座巍峨挺拔的高山，众人爬上山巅，蓦然发现活脱脱一只凤凰展翅欲飞，山巅形状与凤冠无异。怒火攻心的地主，下令手下在“凤冠”顶上，用簋子凿出一个凹槽，直到凹槽鲜血喷涌，层林浸染，方才作罢。一座神似凤凰身姿的大山定格于此，人们为了纪念金凤衔种的善举，于是取名“鸿凤山”。

神话固然凄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对山名的起源还有一种个人浅见。这座山目之所及，常见漫山遍野的“红枫树”，许多年前或曰“红枫山”，时光荏苒，随着人们对神话传说里美好事物的向往，“红枫”逐渐演变成了“鸿凤”。鸿凤山山峰起伏秀丽，整座山形更像文人使用的笔架，所以这块风水宝地人杰地灵，文人辈出。

前世今生

说到红枫，最容易联想到鸿凤山脚下的“三峡古枫香园”，如今这里已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因为鸿凤山，凤凰来仪，就有了万州“凤仪乡”，就有了“鸿凤村”。我这个经年漂泊的游子，习惯自称“凤仪乡鸿凤村村民”。

“凤仪”曾是我身份证上长达数年的温暖标识。2004年8月之后，凤仪乡并入万州恒合土家族乡，两乡合并后，恒合土家族乡辖区面积83.4平方公里，辖13个村、1个社区、79个村(居)民小组。多年后，我仍然会怀念“凤仪”这个熟悉的词语。

因为年龄的原因，我对“恒合”这个名字稍显陌生。后来查了资料，才了解到“恒合”的前世今生：1943年，始为恒合乡，隶属第六区；1950年初，隶属龙驹区；1953年7月，恒合乡析置曾家坝乡；1958年10月，恒合改建恒合公社；1966年9月，恒合公社更名星火公社；1975年8月，星火公社复名恒合公社；1983年，恒合公社改为恒合乡；1992年10月，曾家乡并入恒合乡；2001年3月，恒合乡改为恒合土家族乡；2004年8月，凤仪乡并入恒合土家族乡。

没想到，恒合土家族乡竟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沿革。如今，万州区已将恒合土家族乡打造成避暑天堂、康养小镇，“万州后花园”名副其实。走进蓝天白云下的恒合，才发现它是“高原之乡”“康养恒合”“土家原乡”，也是天上的街市，更是云上的恒合。恒合土家族乡，因寓意恒心合作、永存不变而得名。2024年1月，恒合土家族乡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幸福篇章

入学后，每年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到凤仪场镇边的“观田坝水库”湖畔，列队肃立在凤仪烈士陵园，聆听在“凤仪暴动”中为国捐躯的烈士

英勇事迹。

原来，这片传说中被凤凰鲜血染红的古老土地上，其实流淌的是革命先驱的坚强意志和血液。“观田坝水库”是我父亲那一代人，每天带着干粮，用手中的锄头和竹篓，肩挑背扛，硬生生挖出的一个人工湖泊，水库当时的功能主要是用于全乡的稻田灌溉。水库边沿形似游龙戏凤，如今因为旅游的需要，将枫木村上的“龙门垭”改为“鹿鸣垭”，观田坝水库也更名为“隐鹿湖”，但山仍是护佑一方安宁的鸿凤山。

恒合土家族乡的政府办公地设在原凤仪乡场镇，在老一辈人的口中，场镇又名“老哇塘”，后被人根据方言译为“老鸦塘”。

年幼的我，最爱拽着母亲的裤脚，死皮赖脸要跟着去赶场——到“老哇塘”赶集，目的无非是到了街上找母亲要一颗“水果糖”或者“黏米泡粩”，饱口福、解馋虫。母亲拗不过我，无奈只得带上我。只要看到凤仪街下场口那几棵高耸入云的梧桐树，我就异常兴奋。粗壮的梧桐树干，三个成年人展臂牵手方可合围，每棵梧桐树冠上都有一个或几个硕大的鸟窝。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是一群白鹭在此幸福地繁衍生息，只是被当地人误认为是乌鸦。天空中，白鹭无忧无虑地飞舞穿梭；梧桐树下，乡民熙熙攘攘，买卖牲畜和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神秘的人，将手藏在衣袖里，彼此通过“隐藏的手语”博弈着一头牛的价格。懵懂无知的我，对人们的言行不感兴趣，倒是喜欢观察那一群引颈高歌的白鹭，在鸿凤山四周来回翩飞盘旋，暗自思忖“凤凰会不会就是这个模样”。

万州作家协会主席文猛，在他的散文集《河生》中这样描述《恒合开篇》：“俯瞰桃花源般美丽的恒合，纤尘不染的蓝天之下，鸿凤村桃花源民宿，石桶寨，文星塔，龙凤湾，相思坪，枫叶帐篷酒店，栖凤湖畔山庄，龙潭轩，凤凰峡，雪龙亭，齐曜山大风车……处处古老的山寨，处处桃源山村，今宵酒醒何处，在恒合，你就有这样的手足无措。”

诚如作家笔下所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鸿凤山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变化的是一些隐入尘烟的老地名，还有日新月异的山乡巨变；不变的却是一代代改革先锋和质朴山民，用智慧和汗水谱写着幸福篇章。

鹅公场上爱情树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熊迎合

旧了，均是青石奠基、木板夹墙、青瓦盖顶，大都门户紧闭，鲜见居住人家。我想，这也许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吧，人和岁月都将老去，但从陈旧的过往里走出来，新鲜的生活定会亮出别样的光彩。

“快看！黄葛树，爱情树，在前面……”友人的一声高喊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果然，古树就在前方。远望树冠高大如撑开的巨伞，树叶青葱，浓荫覆盖。近看则更是新奇：古树胸围10.13米，平均冠幅达到29米，需要6个人才能合抱。古树中间分叉的地方有一个洞，据说是被雷击打穿的，这样一来，树干分叉处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平台”，可以搁下一张方桌，老场居民闲时喜欢三两聚集于此，笑谈古今往事、春华秋实。

更神奇的是，大多数黄葛树一年只落叶一次，而且都是老叶落后再生新叶；但这棵千年黄葛树一年要落叶两次，每次只有一半左右的枝干落叶，另一半依然枝繁叶茂。

这棵古树又叫“爱情树”。说起其来历，当地人自是绘声绘色。相传古时鹅公老场附近有一座山，叫张公山，山里有个洞，住着七个仙女，人称仙女

洞。一春日山花烂漫时节，她们下山闲游经过鹅公场时，仙女之七妹被老场上的青年才俊杜家儿郎吸引，遂一见钟情，互诉衷肠，开启了眷侣生活。奈何仙人有别，被天庭发现后，七妹即将被天庭捉回禁锢，有情人难成眷属，生离死别之际，二人含泪在场口合种了一棵黄葛树作为爱情见证，相约待大树通天时就是二人相会之日。天长地久，历经漫漫岁月风雨的小树终成参天大树，直通天庭，恋人终于得以鹊桥相会。这棵古树也成了爱情的见证，树木巍峨挺拔、昂首云天，千年葳蕤常青……

据考证：白沙镇复建村的这棵黄葛树，为一级古树，树龄迄今已达千年，也是重庆市第五次城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备资源普查中树龄最长的一株。同行的白沙朋友讲，为了利用好鹅公老场自然地理古树资源，白沙镇将以老街和古树为依托，对老街实施风貌整治，在树下修建一个可供居民休闲的广场，并把千年古树的故事和传说以壁画、雕刻等形式一一呈现给游人。

人生易老天难老，心中有爱情谊长。鹅公场上这棵“爱情树”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只要挚爱相守，人老爱情不会老……

早就听说江津区白沙镇有一个古老的鹅公场，老场街口有一棵千年黄葛古树，却一直无缘造访。今夏一日，与白沙的朋友相约前往，还没抵达，黄葛树葱郁的枝蔓即在我期待已久的心海里抽出了翠绿的嫩芽。

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地理标志，鹅公场也不例外。1995年出版的《江津县志》载：“鹅公乡于1951年从几子乡分出建乡，因场后有一像鹅形的小山，故名。”然而，随着岁月更迭和机构改革，鹅公乡已划归江津区白沙镇管辖，成为历史悠久的千年白沙古镇的一个行政村——复建村。然而，不管地名如何更迭，长年居住于此的老江津人仍习惯称之为“鹅公场”，也许这就是缠绕的乡愁，那经年的老味始终铭记在心头。

仿佛很远却又很近，只眨眼的工夫，奔驰的车轮就把我的视线拉到了鹅公场。场口公路两旁，几幢老旧的房屋无声矗立，屋侧几位散坐闲居的老人司空见惯地望着我们，好像早就知晓了我们此行目的似的：“哦，来看黄葛树的吧？就在场边路口往下走，转弯几步就到。还有，这棵树不只老，还有情哦，是我们敬仰的爱情树……”

“什么？爱情树！”这富有诗意的树名让我惊讶。来不及细问，风已牵扯着我的脚步踏着一长溜弯弯拐拐、布满青苔的石板小路走向老场深处。老场确实老了，宽不过两米的街道全由青石铺砌，凹凸不平，一些不知名的野草从石缝中摇曳着冒出头来，让老街有了几分生气；两侧的房屋很